

淮海集

冊三

卷之三

三

淮海集卷十二

宋高郵秦觀同少游著

傳說

浩氣傳

案此文是論非傳姑依舊刻

氣之爲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爲天其在陰也成形而爲地陽沴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悖陰沴於下則草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況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虧而精不復精敝則魄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奧內安性命之精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爲物亦已至矣此公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廢興之不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

於己猶蚊蚋之一過死生於己猶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概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己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爲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卽有而無卽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爲猶不爲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

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攻鋒刃相搏壯士遇之椎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況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己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宮黝之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舍之養勇也昔曾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洒掃應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約黝之所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約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二子之養皆氣而已未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知勇知怯者無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所謂知怯者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勇者也夫曾子之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有他哉勇而能

怯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然則不言子夏何也曰黜養勇之詳固不若舍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黜之不若子夏從可知矣蓋黜之與舍可謂不動心而與夫告子之養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所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閒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末不得於文則不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求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之心爲君以志爲帥以氣爲師以體爲國君欲虛而靜帥欲知而專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亂焉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言志立於心而足以充

於志而足以實體志有彊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
之夫帥之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上

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師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況情僞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況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待哉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久而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壅之則壹而相與鬱散之則疏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爲本

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可以不動心詖淫邪遁之辭莫不畢見所謂知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所謂養氣也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己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于此故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言之雖難猶爲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又烏可以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可囿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於事內無思慮之患抵時投隙以自得爲功故雖晝動曾不異於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矧旦晝之所爲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不爲貧賤富貴之所移威武之

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然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義則塞于天地之閒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地者也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緣無事天下之理得謂之德理生昆羣兼愛無私謂之仁列蔽度宜謂之義德非道不神仁非義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所以配義也擴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其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之無不宜擴而充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有餘曰慊腹不足曰餒慊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蓋虛其心者所以欲其

慊實其腹者所以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之所以數闢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而非者使天下之人善如堯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疑似之閒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僞同鄰至精莫之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然而以生爲性以義爲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求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闢之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若是乎其所以距楊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爲而自正者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籟然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其應物也如是而已所謂無爲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距有所受有所將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應之弊弊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夫知天而不知人者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以與道遊
夫既有意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免以命廢力而以人勝天者乎
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忘之也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
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又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於
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其後去其
害可也必欲敝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速成則命之分有所不安而
害且至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
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揠而使長哉亦去其
害性者而已不平謂之陂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本謂之
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諛辭知其所蔽陷於一曲者其言有過
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
逃本故遁辭知其所窮此四者淺深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
具之矣楊墨之類是也夫爲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孟子之道亦

未始離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弊也爲己者至於不拔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放踵往而不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爲楊者反以仁爲失己爲墨者反以智爲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繆亦其理必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爲己者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者謂之窮其於言也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對政則心爲內政爲外以政對事則政爲大事爲小生於內必形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大必及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拂其所有而彊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也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然則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發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
言闢邪說之既成也原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
先政後事闢邪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藏
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
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
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
於一曲如僚之於丸秋之於弈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
之焉耳楊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正與
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君子之疾之也遂以
爲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
動心之道而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
則不動於內外不爲邪說之所干內不爲妄情之所溺則吾之心也

復何爲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閒遊進爲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色唯然之音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閒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況詖淫邪遁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也況卿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是道也豈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天與之性晝而動夜而息者曷嘗不與聖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奪之則怨慙於操舍之際汨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擾志與精俱敝而心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默一嘖笑設之或不當也況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之風可以興起矣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旣喜其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

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予從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敝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舐筆濡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爲事固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興一僨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然隨而畫之可不謂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閒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所勤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疎而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圖有一史解衣槃礴元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槃礴固倜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

也元君乃以爲真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閒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雖不充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銜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爲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遊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盼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簫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

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爲解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壁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閒者缺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我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

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爲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